

司馬溫公文集

二





司馬溫公文集

(二)

司馬光撰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閒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以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剏造寺觀一閒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閒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閒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今方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敕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

游惰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言王達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兖州景靈宮王達近降敕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有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達第二劄子

尋改除達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達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達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

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敕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敕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擢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瘵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曷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

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惴惴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

一本作下月

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

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衆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雖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勳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尙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儲。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剋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塋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

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治。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閒。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

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閒。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閒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

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

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疊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皋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閒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邇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朱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准。之閒。稱是診人六脈。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

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覓。左瞻右顧。雖有愈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

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脈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閒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朱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朱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臯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竅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

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刻。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冒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葺

音攢。聚也。謂聚木蓋闕而殯也。

以來。每日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

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慢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惟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閒。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儔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旣葬而虞。虞安也。柩旣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